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

緣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內篇應帝王第七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疏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此義而為篇首

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疏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踊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遂王倪之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及泰氏

註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執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疏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時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養物淳和則存真而馭寓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註夫以人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也

疏夫舜包臧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臧字者臧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

泰氏其計徐徐其覺于子

疏徐徐寬緩之容于子自得之貌伏羲之時淳風尚在故計則安閑而徐緩覺則微娛而自得也

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

註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

出於非人之域

疏忘物我道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召人獸尚且無主何是非之有哉

其知情信

註任其自知故情信

疏率其真知情無虛矯故實信也

其德甚真

註任其自得故無偽

疏以不德為德德無所德故不偽者也而未始入於非人

註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疏既率其情其德不偽故能超出心知之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疏有吾接輿已具前解日中始賢人姓名即有吾之師也既是汝師有何告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

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疏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

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疏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

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疏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

己出智以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氓庶誰不聽從遐遠黎元敢不歸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註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  
疏夫以己制物物喪其真欺誑之德非實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  
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溟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為河必無成理亦猶大道遐曠玄絕難知而鑿之為義其功難克又蚤蟲至小山嶽極高令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綸用仁理物德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註全其性分之內而已  
疏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治物治乎外者言不治之者也  
正而後行  
註各正性命

疏順其正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註不為其所不能  
疏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不論於外者耳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手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註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

○疏矰網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鼯鼠小鼠也神丘杜壇也鳥則高飛而逃網鼠則深穴而避薰斯皆率性自然豈待教而遠害者也鳥鼠既耳在人亦然故知式義出經証罔之甚矣  
而曾二蟲之無知

註言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疏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况在人倫而欲出經式義欺矯活物不亦

妄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蒙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疏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蒙水在趙國界內遭遇也天根遊遊於山水之側適遇無名人而問之請問之意在乎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註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  
疏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所問之旨甚不悅豫我心

○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註任人之自為  
疏夫造物為人素分各足何勞作法措意治之既同於大通故任而不助也

厥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壖埌之野

註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疏莽眇深遠之謂壖埌宏博之名鳥則取

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馭世恬淡無為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歸本厭離世間則乘深遠之大道凌虛空而滅迹超六合以放任遊無有以道達疑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如是則何天下之可為哉蓋無為者也

汝又何冒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註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

疏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何冒術輒欲治之感動我心何為如此

又復問

疏天根未達更請決疑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註其任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淡

註漠然靜於性而止

疏可遊汝心神於恬淡之域合汝形氣於寂寞之鄉唯形與神二皆虛靜如是則天下不待治而自化者耳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註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疏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術措意治之故而任之則物我全之矣

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鸞應涉

事理務彊幹果決鑿物洞徹疏通明敏學道精勤曾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王

聖帝比德不乎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

註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主

疏若將彼人比聖主無易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技術工巧神慮係累劬勞故形容變

改係累故心靈休惕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由後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註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手無方也

疏藉繩也獲狙獼猴也虎豹之皮有文章故束田獵獼猴以跳躍便捷恒被繩拘拘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嚮疾之人類

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也耳

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疏既其失問故驚懷變容重請明王為政其義安在

老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註天下若無明主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在天下

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疏夫聖人為政功侔造化覆等玄天載同厚地而功成不處故非己為之也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註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疏誘化養生令其去惡貸借萬物與其福善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百姓謂我自然

不賴君之德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註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

疏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

物各自得而惟喜適悅者也

立乎不測

註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

而遊於無有者也

註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實物

則逆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疏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測而即

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疏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

姓季名咸耳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註不喜自聞死日也

疏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剋定時日驗若鬼

神不喜預而聞凶禍是以棄而走避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疏列子事述具逍遙篇今不重解壺子鄭之得道人也號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

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

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

註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稟學先生之

道為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

禦寇心醉之言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

與

疏與授也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

其妙理余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

宜知筌蹄異於魚兔耶

眾雌而無雄而又美卵焉

註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疏夫眾雌無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

道之有哉

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註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充其一方以必

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疏汝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充對既無大

智必信彼小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疏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非凡

能測故召今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

疏嘻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

將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

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鼻吾示

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註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

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

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

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生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疏支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寧靜故以不動為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頽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謂之弗活也而壺丘示見義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註德機不發曰杜

疏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闕而不發示其疑淡便為漏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

嘗又與來

疏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時重命令遣更來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疏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稿木全似生平而濫以聖功用為己力謬言遇我幸矣有瘳也哉吾見其杜權矣

註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

權故謂之將死

疏權機也前時一觀有類漏灰杜塞機權全無應動今日遇我方待全生小巫寡識有茲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天壤

註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

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疏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註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

疏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名譽真實曾不入於靈臍也

而機發於踵

註常在極上起

疏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註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疏示其善機應此兩儀季咸見此形容所以謂之為善全然有生則是見善之謂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疏此是第三示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夫至人德滿智圓虛心凝照本跡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宜小巫能測聊謂齊其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

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曩示之以太冲莫勝

註居太冲之極浩然治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疏冲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玄凝與太虛等量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初無優劣有何勝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註無名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闔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疏衡平也即跡即本無優無劣神氣平等以此應機小巫近見不能遠測心中迷亂所以請齊耳

觀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註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觀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

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

疏此舉譬也觀大魚也桓盤也審也夫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鯢鯢盤極螭龍騰踴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漣漪清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觀桓以方衡氣止水以譬地文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淵有九名者也觀桓止水流水汎水濫水波水雍水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

此略叙有此三焉

嘗又與來

疏欲示極玄應須更召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疏季咸前後度度來相未呈玄遠猶有近見今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跡兩忘動寂雙遣聖心行處非凡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

壺子曰追之

疏既見奔逃命今提取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疏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莫知所之者也

壺子曰曩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註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寧極也

疏夫妙本玄源窈冥恍惚超茲四句離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絕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吾與之虛而委蛇

註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何

註汎然無所係也

疏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虛已忘懷隨順這機不執宗本既不可名目故不知的是何誰也

因為弟靡因為波流故逃也

註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疏類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德無心有感  
斯應放任不務順從於物而揚波塵往隨  
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  
相者所知是故季咸宜其逃逸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疏季咸逃逸之後列子方悟已遂始覺靈  
丘道深神巫術淺自知未學請乞其退歸  
習尚無為伏膺玄業也  
三年不出為其妻羹食豕如食人  
註忘貴賤也

○ 疏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為妻羹火忘於榮  
辱食豕如人淨穢均等  
於事無與親  
註唯所遇耳

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涉於世事無親疎  
也

彫琢復朴  
註去華取實  
疏彫琢華飾之務悉皆棄除直置任真復  
於朴素之道者也

塊然獨以其形立  
註外飾去也

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違心智  
槁木之形塊然無偶也  
紛而封哉

註雖動而真不散也  
疏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接物而守  
於真本確爾不移  
一以是終  
註使物各自終

○ 疏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應不離真常  
抱一以終始  
無為名尸  
註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疏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寄故無復為  
名譽之主也  
無為謀府

註使物各自謀也  
疏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復運為謀慮  
於靈府耳

無為事任  
註付物使各自任

疏各率素分恣物自為不復於事任用於  
已  
無為知主  
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疏忘心絕慮天順群生終不運知以主於  
物  
體盡無窮  
註因天下之白為故馳萬物而無窮

○ 疏體悟真源故能以智境冥會故曰皆無  
窮也  
而遊無朕  
註任物故無迹

疏朕跡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生而朕迹  
韜光故無朕也  
盡其所受乎天  
註足則止也

疏所稟天性物不同各盡其能未為不  
足者也

而無見得

註見得則不知止

疏夫目視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內之得雖得不得既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

註不虛則不能任群實

疏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

註鑒物而無情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人虛應其義亦然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註來即應去即止

疏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凝無幽不燭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

註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

疏夫物有生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

害為其勝物是以不傷

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儻為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混沌為非無非有者也

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疏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心之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疏儻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

心志嫌混沌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註為者敗之

疏夫運四肌以滯境鑿七竅以染塵乖渾沌之至淳順有無之取舍是以不終天年中塗夭折勗哉學者幸免之焉故郭注云為者敗之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